

上茶山 (组诗)

姜华

月照长安河

今夜,月光照在长安河,穿上了白銀锻造的风衣月光雪片一样,从山巅倾泻而下然后挂在树梢上,钻进一只夜鸟的眸子一群白鹭,栖在城隍庙屋脊上大地呈现出神性的光芒。几只萤火虫提灯在夜色中行走

那些在阴影里鸣叫的夜鸟,和昆虫在为谁祈祷,或歌唱

过往的风,拉住篝火窃窃私语,不知道它们在议论天上的爱情还是人间烟火。那些从树叶滑落的水滴圆了又缺,缺了还圆

今夜,月亮掏出了所有的银子大地的骨头裸露出来,隐忍、从容此刻,我只是一枚从佛经里遗落的石子,让风雨敲打一千万年后

被随手摆放在时光轮回的路旁

我的颜色白了,在一句谎言里从头到脚,从内到外

初探苍龙峡

一座峡谷藏龙,潜伏在秦岭山中复制了多少自然的回声。山谷空旷、逼仄、未知,随便一声鸟鸣都让人恐惧、不安,心生敬畏那些在红豆杉上疾走的风,追赶着游人眼睛,一条乌梢蛇在前方领路

我还在寻找一本秘笈,企图穿越时空。大自然设置的哲学悬崖让一群后世之生,终生难以逾越。谁知筒车湾的清流从哪一棵古松下溢出

一条峡谷,蓄满了前朝风雨和传奇坐地成仙。站在长江、黄河分水岭上,观秦岭风云际会岁月长河尘埃飞扬,就连一粒砂子也深藏着闪电,和救赎

上茶山

三月,把一座山的茶香搬来任河上吹来的风,让人陶醉。女诗人苦李子,被手机

泄露了真相。在紫阳茶山上,一群世俗男女被一只蝴蝶引诱

那满山遍野的芽,张开小嘴向我们诉说,一根毛尖怎样使岁月沉浮。我现在就像一叶翠峰,晃荡在茶杯里,让人生千般滋味,泛上舌尖

一枚叶子,指认着尘世路径怎样从青到黄。一场春雨泡绿了茶叶,站在古老的茶山上清新的空气,早已把一个名词润醉

绿植

春日,去山坡上割野菜。我能从绿植身下,刨出草叶的尸体坐在枯叶上,如坐在先人身上

落雨时,我会拧干春天里水分把她装进一个玻璃瓶子,让往事在里面发酵,退回我的原形

记忆里,我曾经带给春天苦难有时没有。也曾经带给春天快乐,有时没有

在这个青草气味弥漫的夜晚一个人行走巴山,随手扯下满天繁星,戴在头上

每天清早,上班的弦绷得紧紧的,天蒙蒙亮,便自然而然地从睡梦中苏醒过来。彼时的窗户,曙色初露,一抹亮光斜照在窗玻璃上,从如画般的窗帘透进来,我知道,那是喊我起床的晨光。

我赶紧起床,女人爱美,穿衣打扮总是需一些时间。早饭后,先忙手头事务,打排查电话,或联系记者去现场报道,或把好消息、先进典型推送给上级部门……这些婆婆的事之后,在政策讲解和惠民业务洽谈交谈中,自己也颇有收获。送客人出门时,热烈的冬阳已照在对面楼上,院子里那几棵没精打采的树也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中,它们彼刻的幸福不为忙碌的人所知,但它们彼刻的潜滋暗长却是肯定。一些事物,如这冬日不动声色、其貌不扬的树一样,日复一日地累积着能量,而后悄悄地发生着质变!

我珍惜着这蓬勃的阳光,却顾不上去享受,只眼巴巴地瞅着,忙自己的事。但它似在催促着我,光阴似箭,下一刻的阳光就不是此刻的了,它们会被邻院的一座楼挡住,漏在此楼上的阳光,也不是彼刻的阳光;正午的阳光,更加温暖、蓬勃、成熟,有着大人催促孩子的紧迫感与明了的心,是经历世事之后的苦心相助,是走过数十年光阴之后的愈加珍惜。惜时如金,在中老年人这里才有深刻体会。张爱玲说:“对于三十岁以后的人来说,十年八年不过是指缝间的事;而对于年轻人而言,三年五年就可以是一生一世。”

午休时分,悠闲地坐在阳光里,喝一杯养生茶,吃一个脆生生的苹果,铺展开一直陪伴但无暇顾及的书,趁着阳光读起来,不管是季羨林先生《心安即是归处》,还是穆涛先生那耐人寻味的《先前的风气》,都是开卷有益,这独立成章的散文体,随便翻阅,细品其中深意,都能使人开悟。

这样美好而享受的时光总是很匆匆,恋恋不舍地离开洒满阳光的阳台,走进日复一日的工作中,走进与他人的衔接、交流中。人到中年,每一次相遇都是命中注定,不管是生熟人,我珍惜着与他们的一席话和在家长里短的闲话趣事,这些都蕴含着他们的智慧与见识,闪烁着人性之光与人格魅力,给我成长与启示。

下午的时光行色匆匆,瞬间功夫就悄然落下。返回手头事务,或许一个稿件还没写成就夜色降临,或许一篇报道还没写完就听铃声催促。于是,急急地关闭电脑,匆匆回家,换上运动鞋,走向那日日相见的江滨大道。

傍晚的江滨大道灯火辉煌,没有了平日里铿锵的音律和起舞的人影,只见三三两两快步锻炼的人群。疫情下的生活,单调又重复,没有聚餐的美味,没有座谈的碰撞,没有游玩的激动,只禁锢在这方圆五公里左右的小城,日出而作日落而息。这样规律的生活,却让人感触良多,平日闹哄哄的喧嚣,触箸交错,话语亲热,但终究要回归内心,如此近乎倾心的交流,能滋养人生的有几许?杨绛先生言:“人生最曼妙的风景,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!”

在江滨公园,总会有一些熟悉的声音问候,有时打个招呼擦肩而过,有时挥手示意各走各路,有时则遇到同路人,说道间不自觉地走到一条崭新的路上,便感叹这友谊之好,不仅抚慰了孤寂的心灵,而且带我发现和探索一个崭新的风景——临路村舍安静,成为冬日傍晚缀在天幕下的夜景;高出路面一截的老国道,像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;丹江河水东流而去,带走了无数日子。“逝者如斯夫,不舍昼夜。”我便在这恋恋不舍之中进入甜美的梦乡!

春天的第一场雪

孙荣

一大早,走到楼下,我惊喜地发现夜里悄悄下了一场雪。商州城安卧在硕大无朋的棉被里,显得娴静温存。这会儿它已苏醒,眨巴着眼,打着哈欠,一袭银装的睡美人风韵。

踩着松软干净的积雪,不觉到了城中村的小巷口。一抬头,却见一户人家,在门楼顶上种植的一蓬迎春花正凌雪绽放。那种横空而出的鲜亮,活泼,清新,让人精神为之一振。这一大蓬迎春花长得真好,简直就是倾情绽放,那交错的枝条上无数金星,哦,不,金喇叭,像冬天里的一团火,熊熊地烧在空中,站在近处,似乎能听见它哔哔剥剥的炸裂声。春天这么快就来了,由一场雪护送着?

街道两旁高大的法桐上,许多素黄干净的枯叶覆着白雪,微风吹过,万头攒动,像千万只黄白相间的蝴蝶在舞动。沿街的枝头上,一串串大红灯笼似一张张甜蜜如意的笑脸,在白雪中愈发显得鲜艳、喜庆和祥和。大小车辆似披着雪袍的大白熊小白熊,在街上悠闲溜达。

静静的丹江穿城而过,江面一派迷蒙,三三两两的灰鸭、白鹤在水中觅食、嬉戏。沿岸的矮柳似垂手而立的侍女,优雅安静,银装婀娜。顺江延伸的公园,阵容庞大。那些古老高大的树木,银装素裹,沧桑浑厚。好似家族的长者,引领着无数大小树木,各色冬青、花坛、草坪、雕塑、石碑等,站成浩荡的肃穆与庄严,像是对冬的怀念,又像是与冬作别。

一座座远山,似须发皆白的老神仙。旷野,农家,落光了叶子的树木,在白雪中有藏有露,明暗分明,画面格外亲切。不时传来的一两声鸡鸣狗吠,让这一切极具故乡意蕴。

聪明的你,一定想不到这雪的浪漫与神奇! 头天还是千里江山白雪覆盖,到了第二日却是积雪尽融,晴空万里。中午,我和好友相约户外。如洗的天空干净湛蓝,阳光柔柔地照在身上,有母亲怀抱里的温暖与舒坦,微风温柔柔软,没有一丝寒意。行走在田畴树林边,吐纳之间,皆是清爽湿润之气,山野自然之芳。这场即来即去又像摸样样的雪啊! 让一切变得清润、明亮,焕然一新。菜畦、竹林,历经这场暖雪,如苏醒的娃娃,早起的新知,方才洗净完毕,展露出充足的鲜嫩,招引过往往闲人不免贪恋,驻足,多看一眼。

站在金凤山巅,放眼望去。近旁的山丘清晰湿润,毛茸茸的雪松林青翠翠。山脚下,雪后的州城更加亮丽夺目,英姿勃发,似一位极具潜力的青年才俊。一座座崭新的楼房拔地而起,处处开放的休闲公园、健身长廊、多功能广场,方便宜人;平坦的大道直通内外,高架桥伸向远方;波光粼粼的丹江,将清冽的江水输往京津。

再远处,灰褐色的山峦起伏出水墨曲线,为这座山水城市增添了几笔神韵。这春天的第一场雪啊!受惠于这雪的润泽,一个五彩缤纷的季节即将破壳而出。

商洛山

(总第 2299 期)
刊头摄影 杨鑫



秋梨膏

田新燕

午后三点,在一阵阵幽幽的果香里醒来。就着窗外的水声,找到了清甜的来源,原来是母亲在书架上放了三个木瓜。

拿起木瓜嗅了又嗅,甜香中有一丝丝明亮的酸,闻起来舒服极了。不禁又深深地吸了几口气,才舍得把木瓜放在书架上。母亲是喜欢木瓜的,记忆里每年木瓜成熟的季节,家里总会有木瓜的身影。窗台上、桌子上,甚至衣橱里。于是,除了屋里有木瓜的芳香,甚至衣服都带着瓜果的甜味。母亲除了放木瓜,也会放香樟。记得刚出嫁那几年,母亲会带几个木瓜和香樟放在我的卧室和书房里,房子也就香甜起来。香甜的屋子有着烟火气,有着爱。

思绪漫无边际地游荡,在一篇公众号的文章里终止。文章提到秋梨膏可以润燥解秋愁,做起来也不难。只需要梨丝罗汉果等小东西一起熬煮,无须一滴水,投入足够的耐心,一罐浓缩的甜稠软糯就完成了。舀出一小勺兑温水,和着柔美的香气入喉,神清气爽。

我心动了,想去做秋梨膏。这次回家,听到父亲时不时咳嗽。他的肺不好,到了秋冬,就容易犯,这两年越发明

显了。时常夜里隔着客厅都能听到他的咳嗽声。以前他爱抽烟,因为这咳嗽,他把我记事起就有的烟瘾戒了。戒了烟,虽说好了些,可是干燥的西北风一吹起,冷空气一来临,他的咳嗽也就接踵而至了。

在这样的一个午后,我突然萌生了为父亲做一罐秋梨膏的念头。父亲不爱说话,常常是沉默的,他身体的不舒适,也只是独自默默忍受着。这些年,我确实不曾为他做些什么。

母亲说,家里有罗汉果,年初小妹看家里人咳嗽,买来让泡水喝的,他不习惯这味道,还刺了不少。红枣也有,生姜是现成的,可是没有梨子。这有什么为难的呢?吃过午饭,带着沐哥哥,我们一起前往镇上的超市。母亲和沐哥哥走在前头,手拉着手,沐哥哥一路蹦蹦跳跳。看着夕阳下祖孙俩的背影,心里有一种暖在缓缓流淌。

晚七点超市归来,沐哥哥和外婆在楼下玩,我带着购买的东西回到了家。泡了一壶茶,手机蓝牙连接了小音响,再一次听着《空谷幽兰》,开始了秋梨膏的制作。

刮了梨皮,擦成细丝,加入枣丝、罗汉果、冰糖,不加一滴水,大火烧开,慢慢地熬。

满屋都是梨的香甜,间或飘过一点点姜的辛辣,这点辣在甜中转瞬即逝,随之是更浓烈的甜。在这样的甜香里守着,内心平静极了。

《空谷幽兰》播放完了,砂锅里的梨甜味也愈发浓郁了。筷子一夹,梨丝就断了,已经足够绵软了。于是,放在母亲准备好的纱布上过滤。过滤好的汁水,换了锅继续煮。

这一次熬汁的时间足够漫长。按照教程,是至少得两小时。大火烧开,中小火熬煮两小时,之后不停地搅拌,待到捞起来倒出时成丝的感觉,糖浆才算熬成了。

双手解放出来了,时间不是着急的,就着香甜,耐心地等。在这样甜香的时间里,总得做点什么呢?于是,在距离灶灶一两米的餐桌旁看起了《人民文学》。恰巧里面有一篇《母亲的厨房》,文字里说树的气息,山林的气息,荒野的气息,弥漫着整个屋子。柴堆里,堆满了清贫和艰辛,也诉说着无奈和感伤。

这样的柴火灶,我小时候也是常见

的。母亲也曾带着我和妹妹上山砍柴火,干的、湿的、硬的、软的,都往家里扛,力气不足的时候,我们背着挎篮,而母亲却扛着比她身軀大几倍的柴火。这样的体验在当时真觉得辛苦啊,现在回忆起来,久远得不像自己的过去。

熬制好秋梨膏,装好了瓶。沐哥哥吵着要跟外婆一起睡,我躺在床上,久久睡不着。外面的水声、虫鸣声,声声入耳。夜里关了门窗,木瓜的香甜味愈发浓厚,我感觉自己整个被香甜包裹了。

这个夜晚,因为一个念头,生出了无尽的香甜。这甜味,让我觉得有爱,有光,有暖。

长路漫漫,有他们,就有一切,就能长出无尽的甜。

